

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

——基于超市从业群体的考察

李善龙

20世纪90年代后,福建新移民逐渐成为阿根廷中国移民的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团结合作、家族式迁移以及借助非正规渠道移民是其主要特征。本文主要基于田野调查资料,从生计方式、社会网络及其互构关系的角度对其在当地的生存适应状况进行探讨。福建新移民以超市经营为主要生计方式,逐渐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他们主要依托由群体内部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来谋求发展,由此使他们有能力通过拓展商业合作、适应当地社会需求以及依靠团体合作应对挑战等方式,不断拓展群体外部的社会网络。随着福建新移民及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其中阿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愈为凸显。

关键词:福建新移民 生计方式 社会网络 阿根廷 华人超市

作者李善龙,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地址:福州市,邮编 35030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呈井喷式增长,移民分布区域愈加广泛,移民方式也愈加多样。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移民群体,学界一般称之为中国新移民。^① 值得关注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新移民的重要输入国。

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阿根廷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多次爆发经济危机之后,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阿根廷的中国新移民从不足千人迅速增长到18万人,其中福建新移民人数为15—17万人,^②主要分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他们在阿根廷有非法居留、临时居住、永久居留等多种居留状态。有些人加入阿根廷国籍,取得了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021)、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海外侨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AMZ015)、2021年度国家民族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1-GMA-003)、福州大学科研启动项目“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的跨国生存和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GXRC202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根据笔者2017年6月16日在阿根廷阿中福清会馆对阿根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陈主席的访谈资料整理得出。

阿根廷公民身份。不少福建新移民拥有阿根廷的永久居留权。大量福建新移民进入阿根廷从事经商投资创业活动,他们中超过60%的人在经营超市。^①随着中阿两国关系不断深化,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两国经贸往来不断增加。据统计,2017年,中阿双边贸易额为138.09亿美元,^②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8.3亿美元,中国继续保持与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③2022年2月,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了中阿合作关系。

国内学界历来重视中国海外移民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中国移民在海外充分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去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获取各种资源,促进他们在移居地生计方式的形成和发展。^④有学者指出,中国移民一般会在移居国形成具有自身族裔特色的族裔经济和族裔聚居区;^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移民在海外的行业分布具有同乡同族色彩;^⑥有学者则指出,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使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而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也使其社会网络获得了最为可靠的支柱。^⑦本文聚焦阿根廷福建新移民,探讨超市从业者的生计方式、社会网络及其互构关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彰显福建新移民在中国—阿根廷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推进中国海外移民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研究提供新的个案。^⑧

2017年1—3月,笔者在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福清、长乐和莆田就移民背景、动因、方式等相关内容进行田野调查;2017年5—10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福建新移民集中经营的场所即超市展开调查,重点跟踪了十几位经营超市的福建新移民,考察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移民群体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共通性和差异性;2018年6—7月,重返福清、长乐和莆田,就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相关问题进行补充调查。

二、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人数规模与群体特征

(一)人数规模

20世纪70年代之前,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相对较少,主要来自广东、江苏、台湾等地。1972

① 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0页。

② 李家瑞:《新闻背景:阿根廷共和国》,新华网,http://m.xinhuanet.com/2018-11/29/c_1123784271.htm,2018年11月29日。

③ 姚明峰、颜欢:《中国阿根廷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人民日报》2022年2月19日。

④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版,第76—132页;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构建行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88、167—199页;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等。

⑤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1—178页;周敏著、郭南审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6—112页;陈翊:《移民行动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对浙南移民在欧洲族裔聚集区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等。

⑥ 陈达:《南洋华侨和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1—100页;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等。

⑦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503页。

⑧ 随着中国新移民成为阿根廷第四大移民群体,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移民在阿根廷社会网络的构建及其对行业发展的作用等有关问题。参见Denardi Luciana,“Casetes, Redes y Banquetes, Prácticas comerciales de Chinos, Taiwanese y Argentinos en Buenos Aires,” *Etnografías Contemporáneas*, Vol. 2, No. 2, 2016; 沈燕清:《阿根廷福清新移民超市业现状浅析》,《八桂侨刊》2007年第3期; 汤锋旺:《全球化与本土化:阿根廷华人超市经济研究》,《阴山学刊》2012年第6期等。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为 700 人。20 世纪 80 年代后,来自台湾的移民人数激增。1986 年,中国移民计 27,500 人,80%分布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① 1989 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社会治安恶化,1.5 万名左右的中国台湾移民,或迁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或返回中国台湾。1990—2002 年,计有 6813 名中国台湾移民以宗教移民方式迁徙到阿根廷。^② 2001 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很多中国台湾移民离开阿根廷,居留阿根廷的台湾移民人数维持在 1.1 万人左右。

受中阿两国移民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影响,改革开放后福建人掀起了移民阿根廷的浪潮。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标志着出入境活动由控制型向管理型转变,^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6 年 4 月,福州农村 20 名青年农民,经过阿根廷政府与中国官方的安排,到阿根廷首都 50 公里外一小镇的私人农庄从事农垦。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大陆新移民不足 2000 人,主要来自上海、山东和福建。^④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进一步简化出入境手续,为福建新移民潮的兴起创造了便利。同时,中国政府和阿根廷政府签订了多项协议,有利于双方人员往来。^⑤ 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于 1995 年 10 月 2 日至 5 日访华。梅内姆访华之前,阿根廷国家移民局商订和颁布了 1057/95 决议,^⑥该决议规定:中国人申请短期或临时入境阿根廷,可由阿国驻外单位直接核发,无需送回本国照会阿国外交部。这一规定,极大简化了移民手续。

21 世纪以来,中阿双方签订了多项便利人员往来的备忘录或协定。2004 年,阿根廷通过新移民法,倡导自由移民理念。1993—1996 年,福建人移民阿根廷的人数计有 7213 人,^⑦至 2005 年和 2009 年分别为 50,579 人和 66,000 人。2017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超过 18 万人,福建新移民为 15—17 万人,其中,福清人 8 万多人,长乐人 3 万多人,莆田人 3 万多人,其他地区福建人为 1 万多人。^⑧ 他们在阿根廷呈现出“广分布、大集中”的特点,主要分布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阿根廷福建新移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迁移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潮的一部分,也是福建人移民发展中国家的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后,福建新移民逐渐成为阿根廷中国移民的主体。

(二) 群体特征

1. 受教育程度偏低。阿根廷福建新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世界范围看,福建新移民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学历以高中及高中以下为主。^⑨ 阿根廷的福建新移民受教育情况亦是如此。以福清人为例,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等人的调查,阿根廷福清新移民文盲以及接受小

① 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侨经济年鉴》,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 1987 年版,第 474 页。

② 陈文寿编著:《海外台侨与台湾侨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3 页。

③ 刘国福:《移民法:理论和实践》,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 页。

④ 段建安:《一个可忧的征兆——中国大陆移民在阿根廷》,[巴西]朱彭年编:《中国侨民在南美》,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8—319 页。

⑤ 廉正保主编:《中国与阿根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8—134、135—144 页。

⑥ 阿根廷国家移民局于 1995 年 10 月 2 日通过了 1057/95 决议,刊载在 10 月 6 日的政府公报上。

⑦ 郭玉聪:《福建省国际移民的移民网络探析——兼评移民网络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⑧ 根据笔者 2017 年 6 月 16 日在阿根廷阿中福清会馆对阿根廷华侨华人联合会陈主席的访谈资料整理得出。

⑨ 李鸿阶:《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的影响》,《东亚论文》2010 年第 80 期。

学、中学教育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25.4%、69.4%和5.2%。^①在移民和接受教育之间,不少福建人选择移民,即便在国内受到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在他们眼中,移民海外赚钱是有出息的表现。

我1993年出生,本科肄业(差两年毕业)。家人认为大学毕业后赚不了大钱,不如趁早出国赚钱。我很多同学和朋友在初中和高中期间就选择出国。我出国前,他们很多人不仅还了债务,还在家里盖了别墅。2015年,因阿根廷签证手续日渐严格,我于2015年10月偷渡到阿根廷,费用为14万元。^②

2. 团结合作。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很多福建先民长期过着以海为生、舟楫而居的海洋生活。从历史上看,福建沿海地区居民有悠久的海外经商传统。福建特殊的地域特点孕育了福建人敢闯敢拼、重商逐利、开拓进取和团结合作等性格特征。^③闽南人曾被誉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主导了17—19世纪的东南亚华商网络。^④这种地位的取得离不开他们的团结合作。他们在海外打拼时,往往基于血缘、地缘等纽带联结起来,抱团从事某些特定的生计。福建人在迁徙过程中,亲朋好友群策群力,共同助力移民目标的实现。面对阿根廷复杂而陌生的环境,他们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在解决就业、生活以及心理慰藉等层面的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抱团取暖”“成群结队做生意”才能把生意做好、做大和做强,这强化了福建人价值体系中的团结合作和集体意识。

3. 家族式迁移。福建新移民家族式迁移特征较为显著。^⑤根植于福建发达的宗族文化,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家族式移民特征亦十分明显,其先行者是后继者的启动者和桥头堡,往往是“一个带一家族,甚至是一个村”。福建新移民主要来自莆田市、福清市和长乐市,这些地方的村落大多聚族而居,以单姓村和主姓村为主。阿根廷的福建新移民先行者直接或间接牵引的人数超过50人的情况较为显著。据统计,42.7%的福清新移民牵引人数超过50人,其中牵引百人以上者达24.9%。^⑥阿根廷的福清新移民,主要来自江阴镇、海口镇、江镜镇、高山镇和城头镇。严氏、林氏、陈氏、何氏等家族在阿根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家族式移民是福建发达的宗族文化和移民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家族100多人都是我叔牵引到阿根廷的。我叔在他姐夫的帮助下于1995年移民阿根廷。我叔的姐夫直接和间接带出来的人数超过300人。我叔的姐夫目前在中国发展事业,我们大部分族人在阿根廷发展事业。^⑦

4. 借助非正规渠道移民。受中阿移民政策、福建发达的宗族文化和新移民自身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福建新移民的移民方式多样,但借助非正规渠道移民的情况较为凸显。福建人移民阿根廷的主要方式有技术移民、商务移民、亲属移民和非正规移民。非正规移民包括非法入境、合法入境但非法滞留两种类型。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调研资料,福清人以商务考察、探

① 庄国土、郭玉聪等编著:《福清侨乡调研问卷》(未刊),2007年1月,转引自刘娟:《福清赴阿根廷新移民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3页。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8年3月8日在福清文文家对其所作的访谈。此处的“文文”为化名。本文中出现的访谈对象的名字,均为化名,下同。

③ 庄国土:《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初探》,《东南学术》1999年第6期;曾少聪:《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④ 庄国土:《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⑤ 郭玉聪:《福建省国际移民的移民网络探析——兼评移民网络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⑥ 庄国土、郭玉聪等编著:《福清侨乡调研问卷》(未刊),2007年1月,转引自刘娟:《福清赴阿根廷新移民研究》,第35页。

⑦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6月18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津津办公室对其所作的访谈。

亲和旅游方式进入阿根廷比例分别为 21.1%、30.1%和 31.7%。^①以旅游签证入境但滞留阿根廷不归者的人数很多。同时,不少福建人偷渡阿根廷。据阿根廷移民局对外国移民的非正规居留情况统计,在所有外国移民非正规居留人数中,中国新移民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16.1% 增至 2013 年的 28.4% 以及 2014 年 7 月的 48.8%,^②其主体为福建新移民。2004 年,阿根廷实施“大赦”活动,至 2008 年,共有 12,062 名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75% 是中国人,^③计 9000 多名,其中福清人有 6000 多名。2004—2016 年,中国新移民共有 16,557 人获得临时居留权,22,918 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合计 39,475 人,^④主体为福建新移民。

改革开放后,福建人之所以掀起移民阿根廷的浪潮,是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改革开放是他们得以跨国迁移的先决条件。^⑤福建新移民逐渐成为阿根廷中国新移民的主体,具有家族式迁移、集体合作、受教育程度不高和非正规移民突出等群体特征。福建新移民的群体特征对他们在阿根廷的生计选择和发展以及社会网络的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福建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和非正规移民突出等特征使他们在阿根廷主流劳动力市场居于劣势,对福建新移民从事超市业等进入门槛低的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在阿根廷开展创业和投资,形成了大量的中小型企业。

三、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

国外有学者认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基础之上”。^⑥周大鸣指出,“生计方式指的是人们相对稳定的、持续地维持生活的计谋和办法,即通常所说的生计模式或生活习惯”。^⑦本文的生计方式主要指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为维持生存和获得发展所采取的系列活动和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生计方式及其发展的过程与创造经济效益过程紧密相连。

(一) 生计低端化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阿根廷的中国移民数量较少,主要经营杂货店、餐饮业、小型农场等行业。^⑧20 世纪 70 年代后,中国台湾移民日益增多,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诺(Belgrano)区形成了中国新移民聚居区,即中国街。中国街即中国城,亦称“台湾街”,当地人称为“Barrio Chino”。中国街所在的阿里贝纽斯(Arribenos)街是一条老街,街道两旁有一到两层的小楼或平房。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台湾移民在阿里贝纽斯街 2275 号建立中华会馆,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集会场所。1985 年,第一家中国商店即中国屋开业,早期主要经

^① 庄国土、郭玉聪等编著:《福清侨乡调研问卷》(未刊),2007 年 1 月,转引自刘娟:《福清赴阿根廷新移民研究》,第 27 页。

^{②④} Oviedo Eduardo, “Introducción a la Migración china en Argentina,” *JSapiens: La Revista Académica del Seminario Rabínico Latinoamericano*, Año. 1, 2017, p. 18.

^③ Enencia Roberto, *Perfil migratorio de Argentina 2012*, Buenos Aires: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s Migraciones, 2012, p. 50.

^⑤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⑥ R. Chambers, G.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1992, p. 121.

^⑦ 周大鸣等:《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 页。

^⑧ 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侨经济年鉴》,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 1971 年版,第 383 页。

营手工艺品、大豆制品和草药,后发展成为超级市场,于1991年开始从中国台湾进口商品。中国街逐渐成为稍具规模的中国人商业区。目前,中国街聚集着近百家商店,主要为礼品店、中餐馆和超市,其中不少店铺是由福建新移民经营。同时,中国街有两所华文学校和一座佛教寺庙。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移民主要从事餐饮业、零售业、相机行业、洗衣业和农场经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移民从事行业日益多元,包括自助超市、餐饮、进出口贸易、旅游服务、医疗、渔业捕捞、房地产、旅馆等行业。部分台湾同胞投资食品加工业、清洁用纸业、手套业、塑胶业及农牧业;^①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台湾移民从事管理、金融、教育、法律、财会和公共服务等行业。据估算,目前,在阿根廷的中国新移民中,有60%从事超市行业,15%从事进出口贸易行业,10%从事礼品杂货店行业,10%从事餐饮业,还有5%从事其他行业。^②华人超市从业者几乎都是福建新移民。2018年,阿根廷的华人超市有11,000家左右。^③福建新移民经营超市占阿根廷零售业中的市场额,由2001年之前不足1%增至2006年的7%和2007年年底的30%左右,2009年则高达37.3%。此后,华人超市占阿根廷零售业的市场份额保持在30%左右。^④2014—2017年,在阿根廷Once地区的中国小商品批发市场,中国新移民所经营的店铺超过340家,超过60%的店铺由福建新移民经营,其余由来自浙江、上海、江西、江苏等地新移民经营。^⑤

总之,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主要从事超市、进出口、礼品、中餐馆等行业,只有极少数人从事农牧渔领域、实体创业和金融行业。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具有低端化、边缘化和多元化特征。

(二)主导华人超市行业

中国台湾移民先于福建新移民进入超市行业。杂货店是传统的中国移民生计方式之一,也是华人超市的雏形。中国台湾移民早先经营的杂货店的特点是顾客点货,老板取货。杂货店并非自选商店。在自选商店,顾客可以自由挑选货品。有人认为,华人超市始于1968年,首位进入超市行业者为中国台湾移民周先生;^⑥有人则认为,华人超市始于1985年,是由中国餐厅转型改为自助超市,顾客在自助超市可自由挑选物品。^⑦1983—1996年为中国台湾移民经营超市业的兴盛时期。据统计,1993年计有600—700家华人超市。^⑧自1998年下半年起,阿根廷经济受到重创。2001年12月份,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不少中国台湾移民退出超市行业。中国台湾移民退出超市行业原因有三:第一,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不稳导致不少中国台湾移民或回中国台湾或再移民到其他国家;^⑨第二,中国台湾移民生计发生转型,不少中国台湾移民的第1代和第2代移民进入律师、会计师等行业;第三,来自福建新移民的竞争

① 阿根廷台湾文化协会:《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湾人阿根廷移民史(1960—2012)》,典藏文创2012年版,第157—183页。

② 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1)》,第300页。

③ 陈志军编著、牛田禾等译:《阿根廷华人移民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④ 根据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整理得出。

⑤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22年通过微信对阿根廷华人进出口商会负责人薛、陈等人的访谈。

⑥ 杨镕鑑:《感恩的小羊》,东方印刷厂2008年版,第63页。

⑦ 阿根廷台湾文化协会:《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湾人阿根廷移民史(1960—2012)》,第97、150页。

⑧ 阿根廷台湾文化协会:《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湾人阿根廷移民史(1960—2012)》,第150页。

⑨ 阿根廷台湾文化协会:《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湾人阿根廷移民史(1960—2012)》,第97—98页。

压力,福建新移民为谋求生存发展,采取了薄利多销和延长营业时间的经营策略。

与福建新移民相比,中国台湾移民能够熟练掌握西班牙语与中文,且熟悉当地社会的运作规则。现在台湾移民不从事超市、洗衣业和照相业等低端行业。这些行业基本被福建新移民接手。年轻一代台湾移民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律师、会计师、医师、歌唱家、演员和公务员等。^①

福建新移民于1994年才进入超市行业。来自福清的三个新移民合股买下位于首都 Tucumán 街2100号台湾同胞经营的超市,开办了福建新移民的第一家超市。营业面积为130多平方米,投资金额为6万多美金,1年左右回收成本。此后,福建新移民经营的超市得到快速发展。福建新移民进入超市行业,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福建新移民就业受到阿根廷主流劳动力市场和华人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制约。阿根廷的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在中国的普及度远不及英语。福建人在移民阿根廷之前,很少接触西班牙语,更遑论熟练运用西班牙语。不少福建新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和存在语言障碍,在阿根廷就业市场上居于劣势,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大量中国新移民进入阿根廷,导致了华人社会就业岗位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供不应求。不少福建新移民处于待业和失业状态,生计无着落,居无定所。^②

20世纪90年代中期,福建新移民人数较多。他们因语言不通,在阿根廷找不到工作。中国人开的店铺数量有限,主要以中国台湾移民为主。受阿根廷以讹传讹的“老鼠肉事件”影响,曾经生意兴隆的中国餐厅生意一落千丈,压缩了福建新移民的就业空间。不少福建新移民迁徙到日本。1995年以前,从阿根廷到日本是免签证,只要去日本驻阿根廷大使馆盖章即可。1995年以后就不可以了。2000年前后,不少福建新移民从日本移民到阿根廷。^③

第二,受国际宏观经济影响下阿根廷社会经济波动起伏、社会贫困化、国际和本土资本流向等因素影响,阿根廷零售业产生了“空位置”。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度不稳定性,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④ 阿根廷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对零售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改变了市场结构。同时,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加剧了阿根廷社会贫困化进程。从1993—2019年,阿根廷的相对贫困率和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分别处于20%和0.4以上的水平。^⑤ 阿根廷社会贫困化导致不少中产阶级沦为贫困者,至2002年,数量约为300万人。^⑥ 阿根廷还存在着大量脆弱阶层,即介于贫困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中低收入阶层,2013年,其比例超过阿根廷总人数的1/3。^⑦

阿根廷社会贫困化导致不少阿根廷人的消费降级。此外,大型跨国零售业集团、阿根廷当地 Coto 连锁超市集团等主要集中在人口集中、购买力强的城市,对人口稀少的南方各省、贫富居民区相接的结合部和贫困地区(尤其是贫民窟)不予重视。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7月6日在阿根廷阿京中华基督教堂对中国台湾移民楠楠的访谈。

② 《福建侨民问题有了二次会议,老侨对新侨有教诲有捐助,筹备同乡会先推二十名委员,对策建议防堵再来严惩蛇头》,《新阿根廷通讯》1995年7月1日,第571期。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8月7日在阿根廷中国街安安办公室对其所作的访谈。

④ [智利]赛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著、郭金兴译:《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50—174页;姜涵:《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4页。

⑤ 张浩淼:《阿根廷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回顾与镜鉴》,《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

⑥ 李紫莹:《阿根廷正义主义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⑦ 林华:《拉美国家的脆弱阶层与反脆弱性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3期。

第三,阿根廷人偏重消费的社会风气。有美国学者指出,阿根廷的文化特性之一是“鼓励消费”^①和“爱出风头摆阔的不良的消费习惯”。^② 20世纪80年代后,阿根廷的储蓄率基本维持在20%。1998年,阿根廷的储蓄率仅为17.4%,低于19%的拉美平均水平。^③ 事实上,阿根廷偏重消费的文化传统有利于零售业的发展。

阿根廷人的吃穿用都在超市。不少人是超前消费和分期付款。超市行业进入门槛低、语言和技能要求低、资金投入少,利润相对也不低,这是福建新移民选择经营超市的重要原因。华人超市的店铺档次相对较低,购物环境也比较差,有的店铺灯光昏暗。阿根廷有钱人习惯去档次高、环境好的大超市购物。阿根廷经济极为不稳定,多次发生高通货膨胀,不少阿根廷人沦为贫困者,他们放下面子,开始到华人超市购物。福建新移民追寻商机,勇于去城边、城外和治安秩序不佳的贫民窟等地开店。^④

经过不断发展,福建新移民经营的超市逐渐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占有领先地位。2000年,阿根廷共有华人超市700多家,福建新移民经营的超市达500多家。^⑤ 2001年,阿根廷共有华人超市1800家。^⑥ 2003年,仅福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经营的超市达2400多家,占华人超市总数的80%。^⑦ 到2008年底,华人超市的数量已达7890家,销售额达150亿比索(约合42.86亿美元),几乎都由福建新移民所经营。它们分布在阿根廷各省,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3100家华人超市,约占40%。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陆省份和其他地区的华人超市比例分别为35%、12%和13%。^⑧ 福建新移民经营的超市面积以200—300平方米为主。2007年,华人超市在阿根廷的零售业市场份额维持在30%左右。

经营超市是福建新移民的主要生计。他们对生计方式的选择既与自身受教育水平、语言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制约等因素相关,又跟阿根廷零售业市场的行业空缺密切相关。进入超市行业门槛低、语言和技能要求低、资金投入相对少等特点影响了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的选择。福建新移民所从事的主要生计方式,即超市经营,具有低端化和边缘化的特征。他们能够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市场占有领先地位,与他们充分运用和拓展社会网络密切相关。

四、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 Massey)在“社会资本理论”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基础上提出了移民网络理论。梅西指出,社会网络对移民过程,对移入输入国后的发展都有着关键的影响。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如何估计都不为过。^⑨ 在梅西看来,“移民网络是一

① Lawrence E. 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 128.

② [美]戴维·S·兰德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③ 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220页。

④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7月5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华人超市对金金的访谈。

⑤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辑:《华侨经济年鉴·美洲篇》,台湾“侨务委员会”2002年版,第469页。

⑥ 《华人逐渐统领超市市场》,《新阿根廷通讯》2001年11月23日,第903期。

⑦ 福建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解读福清》,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⑧ 宋洁云、冯俊扬:《保持高速增长,阿根廷华人超市在金融危机中逆势发展》,中国侨网, <http://www.chinaqw.com/tzcy/hxw/200902/19/151724.shtml>, 2009年2月19日。

⑨ Douglas S. Massey, “The Ethnosurve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1, No. 4, 1987.

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和风险可能因此而降低,预期纯收入可能会增加,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① 格雷佛斯(Nancy B. Graves)也同样认为,“在适应周围环境时,个人会有不同的资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们自身的资源、核心家庭的资源、扩大家庭的资源甚至邻居朋友的资源,或更广泛的社会资源”。^② 梅西等人都强调血缘、亲缘、地缘等对社会网络构建的作用。在文化差异显著、制度设置不同的陌生环境,阿根廷福建新移民充分构建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为导向的各种社会网络,并在与当地居民和主流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拓展社会网络。

(一)移民社会网络的构成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本文将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亲属网络、以地缘为依据的同乡网络、以业缘为导向的商业网络以及以文缘和物缘所建立的趣缘网络。华人社团是这些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2021年,阿根廷华人社团有90多个,包括全侨性的“两总会”、政治性社团、地域性社团、商业性社团、文化与宗教社团、公益性社团等多种类型。^③

亲属网络是阿根廷福建新移民首要的关系网络。它以家庭为基础,依据差序格局,逐渐向包括姻亲在内的宗亲关系扩展。福建新移民的华人超市以家庭作坊为主,配偶和子女是超市的重要成员。阿根廷鼓励亲属移民(俗称依亲呼叫),有利于亲属网络的构建。福建新移民注重亲戚日常往来。家庭聚餐、家族内部的轮流性聚餐和日常的婚丧习俗等是构建亲属关系的重要时机。同乡网络是亲属网络的天然“盟友”。福建新移民重视乡土关系。他们通过生意往来、各种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强同乡之间的关系。笔者在阿根廷调研期间参加过陈氏家族的一场婚礼,计有近百位陈氏族人以及200多位同乡和好友参加。阿根廷的福清“三会一馆”(阿根廷三福企业商会、阿根廷福清同乡会、阿根廷福清社团联合会和阿根廷阿中福清会馆)和阿根廷华侨兴化(莆田)同乡联谊总会等同乡会是同乡网络的具体表现。阿根廷阿中福清会馆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莫勒诺(Moreno)区,占地1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交通便利,距离阿根廷国会200米,距离阿根廷联邦警察总局100米,是福清新移民、福建新移民乃至中国新移民日常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场所。

商业网络和趣缘网络也是其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网络主要表现为商业性社团。截至2021年,阿根廷有各类商业性社团36个。^④ 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阿根廷拉普拉塔华商联谊会等不少商业性社团的成员大都以福建新移民为主。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全称为布宜诺省华人超商与自助超市公会,简称CASERCH,于2004年4月27日成立。华人超市公会的组成和运作以维护华人超市业利益,协助华人超市运营为主要宗旨,是阿根廷社会了解华人的一个重要窗口。华人超市公会成立之初,组建了领导理事委员会,领导理事委员会最先由15名理事组成,其中8名来自福清,3名来自莆田,剩余4名分别来自长乐、连江、福州市区和江苏省;还设立了秘书长、顾问和主席,秘书长为阿根廷犹太人,顾问为阿根廷人,主席为福清

① 张晓青:《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

② 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1)》,第301页。

④ 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1)》,第319—320页。

人。随着华人超市公会的发展,其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华人超市公会是一个在阿根廷主流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商业性社团。阿根廷武术气功联合总会、阿根廷华助中心、阿根廷中华慈善总会和阿根廷侨界抗疫委员会则是以文缘和物缘所建立的趣缘网络。

从上述分析可知,亲属网络是福建新移民社会网络的起点和核心,而同乡网络是亲属网络的拓展和外延。商业网络和趣缘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表现,也是亲属网络 and 同乡网络的重要补充,为福建新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亲属网络、同乡网络、商业网络和趣缘网络相互交错、互相联结和相互支撑,形成一个范围广大的社会网络,支持和影响了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的生存和发展。

(二)移民社会网络的特征

1. 构成主体开放。福建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构成主体不仅包括迁移到阿根廷的移民个体和家属,而且包括与移民个体和家属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进行互动的人。具体而言,它的构成主体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包括来自祖籍地、阿根廷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阿根廷鼓励亲属移民,促进了福建新移民社会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值效应”。伴随福建新移民家属人数的变动,其社会网络的构成主体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福建新移民的事业发展和壮大过程本身是开放性的社会网络构成主体不断增加的过程。福建新移民的交往对象不断扩大,尤其是与当地交往互动的增加,促进其社会网络的构成主体不断拓展。

福建新移民恪守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古训。不少福建人都很重视拓展个人的关系圈。招聘劳动力、筹集创业资金、拓展商业领域都离不开关系圈。福建人在阿根廷做生意,不能每天埋头苦干,需要不时走动,与亲戚、朋友多聚餐和娱乐,参加华人商会。

就我而言,参加商会其实是一种资源交换。我以商会的名义跟他人和政府打交道,累积了不少资源。我在商会8年多,认识了很多,尤其是阿根廷政要。我每年都跟一些当地政要吃饭合影。^①

2. 网络规模扩大。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会依据差序格局,不断去编织各种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不会固守既有的社会网络,而是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去开发新的社会网络。阿根廷的市场环境、移民和劳工政策法规是变动的,福建新移民在经营超市过程中会遭遇各种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要求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去寻找、培育新的社会关系。他们一方面会不断维护和维持基于宗亲、朋辈、同乡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亲属网络、同乡网络等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会在此基础上不断去构建和延展新的社会关系。不少福建新移民通过宗亲、朋辈和同乡来解决创业身份、创业资金和劳动力等问题。他们也通过这些资源去开发新资源,注重结交当地社会能“说得上话”“有能耐”的人,尤其是当地政府官员。

我们在阿根廷经营超市,总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问题,或卫生不合格,或过期产品,或雇佣黑工。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是阿根廷稽查人员。不少福建人因超市经营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自身法律意识淡薄以及语言障碍等原因,往往选择“花钱消灾”。这种方式助长了稽查人员的不良作风,使华人超市易于成为稽查人员的“照顾对象”和“生财渠道”。稽查人员会频繁光顾华人超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问题,稽查人员有权“封店”。遭遇一些问题,没有关系是很难解决的。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布市的一些地方官员,日常注重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通过他们解决了不少我们以及亲戚朋友的经营难题。^②

3. 互利功能突出。福建新移民以家族式移民为主,移民先行者为移民后来者生活、就业和创业提供了帮助。后来者也是先行者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福建新移民与不少亲友的超市是比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6月9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一位商会参与者伟伟所作的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1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华人超市对超市从业者星星的访谈。

邻而居,可以以“团购方式”一同进货,量大价优,降低了经营成本。团购的人数可多可少,少则几人,多则百人。福建新移民重视寻找合作伙伴,维护或获取更多的利益。“合伙制”是福建新移民的主要创业方式。同时,不少福建新移民会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建立“利益共同体”。他们会不定时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吃烤肉、喝红酒,送他们中国烟酒等礼物。阿根廷人比较喜欢去舞厅,一些福建新移民会寻找合适舞厅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来二往,双方就成了“铁哥们”“利益上的朋友”。平时,政府官员到店时,一些福建新移民给他们可口可乐、饼干、切肉等增进彼此关系,甚至在节假日给他们一些好处,以此构建起“利益共同体”。

阿根廷政府部门官员待遇不错,但阿根廷通货膨胀厉害,光靠他们那点工资,其实很难过舒适生活。不少官员都会跟商家建立一定“关系”,各取所需。当我们遇到需要问题时,他们往往很给力。^①

福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动态中发展。他们会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不断去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呈现出开放性、动态性和互利性等特点。这种动态发展的社会网络对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是福建新移民的华人超市在阿根廷立足和发展,并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市场占有领先地位的主要资本和重要法宝。

五、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与社会网络的互构

调查发现,福建新移民进入超市行业并扎根离不开动态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巩固和拓展又与他们在超市行业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这意味着,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与社会网络处于互构的状态中。这里“互构”的含义,即指“不同范畴在运用过程中互为支持、解释”。^②

(一) 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高度依赖社会网络

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对社会网络的高度依赖表现在就业和创业过程之中。具体而言,福建新移民就业信息获取,就业机会获得,创业身份、资金、劳工、经验的获得,都依赖于社会网络。受语言障碍、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无合法居留身份等不利因素影响,福建新移民一般会选择华人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前者为后者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彼此实现供需相配。相同的母语和文化背景有助于劳资双方的交流和讨论。雇佣同籍员工可以规避雇佣劳动力的法律约束。对初到阿根廷的福建新移民而言,他们优先考虑生存问题,而非好的待遇、好的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福建新移民主要通过亲戚、朋友、同乡等渠道了解就业信息和获得就业岗位。因此,亲属网络和同乡网络等社会网络对非正规移民的就业尤为重要。

我2006年以旅游签证进入阿根廷,前后共花费了11万。刚开始在一个朋友店里帮忙。两年后,我开始入股,起初只有1.5股,后来3股。2010年后,我跟一个亲戚以及一个朋友合伙开超市。同年我把我老婆、小孩子移民过来。2012年后,我堂弟、表哥、我老婆的表哥和两个朋友在我们帮助下移民阿根廷。我们超市所需人手有限,我让我表哥到我一个好朋友店里帮忙。我表哥是偷渡到阿根廷,多亏我朋友的照应,他才能在未获得合法居留身份前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③

拥有永久居留权、入籍或本地公民可申请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是商人能够合法开店的关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1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华人超市对超市从业者星星的访谈。

② 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和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6月9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华人超市对超市从业者武武的访谈。

键环节。不少福建新移民在开办超市或准备新开办更多超市的时候,没有或缺少合法居留身份。他们依靠社会网络,采取合伙制和寻找可靠的创业代理人来解决创业身份问题。同时,开办超市需要投入一定资本。20世纪90年代,投资100—200平方米的超市需要几万到十几万美金。21世纪以后,随着华人超市的面积不断扩大,投资资本少则20万—30万美金,多则100—200万美金。绝大部分福建新移民都无法独立承担投资资本。大多数福建新移民通过合伙制、亲友之间的相互借贷和标会等民间传统完成集资。经营超市需要收银员、理货工、切肉工等不同类型员工,家庭成员通常无法满足经营需要。雇佣同籍工人是他们的通行策略。受阿根廷移民政策的调整、华人超市的发展对劳工需求增加与同籍劳工供给不足的矛盾等因素影响,招聘拉美移民和当地人成为福建新移民的重要选择。不少福建新移民采取“全报白”“半报白”和“没报白”等方式来解决劳资关系。“全报白”和“半报白”都是按照劳工法上报但又有些差异。“全报白”指严格遵守当地相关法规。根据阿根廷《劳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跟劳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养老金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半报白”指报半天工,按实际工作时间的一半缴纳各种费用,比如养老金等,双方由此签订协议。雇主视考勤情况给予员工相应奖金。有的雇主会提供午餐。“没报白”指根据市场工资行情,付给员工高出市场价一至三倍的工资,提供午餐,甚至提供住宿。“全报白”和“半报白”是华人社会通行做法。社会网络能够有效解决创业身份、创业资金、劳动力等相关问题。

1998年,我在我堂叔的帮助下偷渡到阿根廷,费用为11.5万元,外加1.5万护照费。我在我叔超市打工,工资1100比索,比我一老乡工资(1500比索)低。在基什内尔总统时期,比索和美金汇率为1:2.8。我工资比别人低一些,但我很满足,毕竟有稳定工作。我拼命学西语和超市管理经验。我初中毕业,学习西语是个痛苦过程,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两年后,可以流利使用西语。我堂叔教我超市管理经验,如何看发票、理货和其他开店技巧。2002年初,通过一朋友获知地处良好地段的某店铺转让信息。这是我投资的第一家超市。租房、装修、进货等各种成本,合计25万美元。在阿根廷首都的一老乡借我5万美元,我堂叔借我2万美元。其他在国内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筹集的,有的没要利息,有的要利息,多数借款利息为1分,最高的达2分。当时没有合法居留身份,我借用我姑名字取得营业执照,给她3000美金作为报酬。2002年下半年,阿根廷的经济逐渐恢复,超市生意越来越好。经过两年多,我回收了资本,且有一定存款。2004年下半年,我投资了第二家超市,与有合法居留权、交情深的一老乡合伙开店。我们投资资金八二开,我无息借给他10万元(人民币)助他开店。超市法人是他,但实际控制人是我。2004年,阿根廷实施“大赦”政策,我于2005年获得合法居留权。2008年,我在城边开了第三家超市。华人超市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劳工工资水涨船高。我在首家超市的蔬菜摊通过玻利维亚老板(华人超市蔬菜摊承租者)的帮助,招聘了两位乌拉圭移民。2017年以后,阿根廷移民政策管控越加严格,对雇佣非法移民惩罚力度越来越高。我把一个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远房亲戚转移到内陆省份的一朋友超市打工。^①

福建新移民的生计方式对社会网络的高度依赖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福建新移民涌入超市行业,福建新移民因行业竞争导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产生。一些福建新移民被迫另寻他处开办超市。一些访谈者认为,经历二十多年发展的华人超市,形成如今遍地开花的局面,是用棍子甚至用枪子打出来的。部分福建新移民通过非正式组织(如华人帮派)的力量谋取利益,甚至“空手套白狼”。“据中国公安部工作组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初至2011年底,涉及帮派团伙严重侵害华侨华人的案件逾60件,其中致死20多人、致伤40多人”。^② 阿根廷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7月8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华人超市对超市从业者金金的访谈。

^② 叶书宏:《中阿警方合作捣毁阿根廷一华人犯罪团伙》,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14/c_1119040216.htm, 2016年6月14日。

最大华人非正式组织貔貅已被中国公安部与阿根廷警方联合捣毁。

大体来说,对于初到阿根廷的福建新移民,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和商业网络等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支持系统。为更好地在当地发展,福建新移民不断拓展社会网络,加强与当地社区和主流社会的联系,在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解决创业身份和创业资金、创业劳工等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社会网络对他们的生计方式同质性带来了负面影响,限制了他们生计方式选择和发展的开放性和拓展性,导致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摩擦不断,给福建新移民和中国移民的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巩固和拓展了社会网络

调查发现,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有利于巩固和拓展社会网络。随着华人超市行业的发展壮大,福建新移民有能力和实力通过拓展商业合作、适应当地社会需求、团体合作应对挑战等方式来拓展社会网络。

1. 拓展商业合作。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使他们有能力开展与经销商、供应商的商业合作,拓展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所经营的超市在阿根廷零售业(主要指食品和饮料零售市场)的市场份额由2001年之前的不足1%提高到2006年的7%和2007年底的30%左右,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处于领先地位。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于2005—2011年连续举办了七届展销会。华人超市公会于2005年11月3—4日首届展销会,共有52家参展商、46家新闻媒体以及3825人参加了展销会。展销会先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San Miguel展览大厅、市政府展览中心和Costa Salguero展览中心举办。其人数规模庞大,其中第三届到第七届参观来宾都在万人左右,第四届达到13,746人。包括可口可乐、雀巢、高露洁等不少国际知名企业参加。第六届参展商超过200家。展销会得到了阿根廷当地政要、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阿中商会和华人超市业主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第四届展销会时,布市市长马克里、中国驻阿大使曾钢、阿华人超市工会及阿中商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计有64家新闻媒体单位参加。马克里市长在致辞中表示,华人超市迅速发展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促进了阿根廷经济增长。他表示,布市政府将继续支持华人超市业的发展。^①2007年,华人超市为当地创造了约8000个就业岗位。展销会提供了华人超市从业者之间以及与经销商、制造企业的合作平台,减少了中间大盘商的盘剥,为华人超市从业者节省成本8%—10%。^②它开辟了新商机,带动了华人超市在阿根廷的蓬勃发展。华人超市公会举办一年一届的展销会活动,是一座与阿根廷政府合作的桥梁,它构建了福建新移民与跨国企业、当地企业以及主流社会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2. 适应当地社会需求。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使福建新移民有实力适应当地社会需求,拓展社会网络。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问题由来已久,阿根廷政府为保护居民基本消费品价格的稳定性,采取“稳定物价协议”或“价格保护计划”。随着华人超市的不断发展,福建新移民有实力参与当地政府的“稳定物价协议”。自2006年以来,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等华人社团积极参与和支持阿根廷政府所实施的“稳定物价协议”活动。福建新移民为稳定阿根廷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阿根廷政府和主流社会的高度肯定。例如,2006年10月12

^① 驻阿根廷使馆供稿:《驻阿根廷大使曾钢出席第四届阿华人超市业展销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nmz/1206/1206x2/t488856.htm>, 2008年6月16日。

^② 《华人超市业界将面临势微》,《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月刊》2007年6月,第24期。

日,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为配合政府平抑物价,与阿根廷政府签署协议,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签字仪式上对他们表示感谢。协议约定,在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所有华人超市将不会调整基本民生用品的价格,协议中的近400种产品包括食品、清洁用品及个人卫生用品。基什内尔指出,中国移民能够配合阿根廷政府在社会各个领域里扮演重要角色。内贸国务秘书莫雷诺指出:“这个协议是为了给市民提供稳定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而华人超市在阿根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福建新移民通过参加“维护物价协议”,得到了阿根廷政要、主流社会的认可。一些华人社团负责人与阿根廷政要建立良好关系。华人超市公会负责人作为企业家代表,陪同阿根廷副总统丹尼尔·奥斯瓦尔多·肖利于2006年10月25—28日访问中国,还陪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于2010年7月11—15日访问中国。福建新移民、中国新移民的良好形象也得以形塑。拉美顶级智库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和阿根廷OSDE基金会于2016年4月2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举办“向中国移民致敬”活动,感谢中国移民为阿根廷作出的卓越贡献。两大机构推出“向外国移民致敬”系列活动,被认为是对在阿外国移民团体的最高认可。^②

3. 依靠团体合作应对挑战。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使福建新移民有能力以团体合作应对挑战的方式,拓展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在经营超市行业过程中,需要面对阿根廷主流社会的负面和刻板印象——华人超市晚上冰箱断电、食品过期、雇佣黑工、华人超市偷税漏税、吃黑货等。同时,他们还需同不合理的政策进行抗争。阿根廷布省的德雷斯·罗马斯市等城市的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相关规定限制或阻止华人超市进驻当地,如规定移民在当地居住时限(通常要求3—5年),需聘用当地员工,规定新开超市的距离和面积。面对这些不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福建新移民采取团体合作,与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政策法规进行抗争。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拉普拉塔商会、福清同乡联谊总会等华人社团团结一致,通过展销会、回馈当地、参与“稳定物价协议”等方式与当地政府、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加强联系,逐渐改变当地社会对福建新移民的刻板印象。他们与阿根廷国家反歧视局积极沟通和密切联系,并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福建新移民的合法权益。一些重要华人社团成立分会来巩固和拓展社会网络。例如,华人超市公会在银海、罗萨里奥等城市设立分会,不断拓展社会网络。华人超市公会等重要华人社团经过与当地政府的积极协商,跟当地政府签订了有利于华人超市在当地发展的协议,从而有效解决了解决华人超市在一些地区的开张和营业问题。

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能够创造出更多巩固和拓展社会网络的路径和方式,使福建新移民经营在超市过程中能够突破主流社会的负面和刻板印象,更好地把握和获取发展机会。基于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的“互构”,福建新移民的华人超市得到了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的发展格局。

六、结 论

20世纪90年代后,福建新移民逐渐成为阿根廷中国移民的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团结

^① 《阿根廷总统:感谢华人超市配合政府平抑物价》,中国侨网,<http://www.chinaqw.com/hqhr/hrdt/200610/13/47986.shtml>,2006年10月13日。

^② 叶书宏、赵燕燕:《中国移民,阿根廷向你致敬!》,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21/c_1118699383.htm,2016年4月21日。

合作、家族式迁移和借助非正规渠道移民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作为跨国移民,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主流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他们认准和抓住了受阿根廷经济不稳定性、社会贫困化等因素影响产生的以超市业为代表的低端市场空缺,以经营超市为主要生计方式,并逐渐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他们主要依托群体内部社会网络获取生计方式及其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拓展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及其发展不仅嵌入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而且嵌入当地人的社会网络,使其社会网络不断构建、维持和拓展。他们的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性特征。福建新移民的生计发展又促使他们有能力通过商业合作、适应当地社会需求、团体协作应对挑战等方式,来不断拓展群体外部的社会网络。福建新移民在阿根廷中低端零售业占有领先地位是其生计方式和社会网络互构的结果。阿根廷福建新移民生计方式与社会网络的互构是他们在阿根廷生存适应的重要策略。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网络对其生计方式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对社会网络的高度依赖使福建新移民同质经营问题突出,对他们生计方式的开放性和拓展性产生了负面作用,群体内部矛盾和纠纷不断,甚至影响到福建新移民人身安全问题。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形象,还会波及阿根廷华人社会的凝聚和团结。

福建新移民及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使他们在“中国—阿根廷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更为凸显。2022年2月,中国与阿根廷政府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阿关系迈向新格局。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需要发挥福建新移民的独特优势。阿根廷福建新移民成为当地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逐渐得到阿根廷主流社会的重视和认可。阿根廷福建新移民在华人超市行业的立足和发展,对中国企业进入阿根廷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在阿根廷市场的在地适应。福建新移民在帮助中国企业克服投资进入障碍,降低在阿根廷投资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阿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利于推动中阿合作空间的进一步拓展。

〔责任编辑 刘海涛〕

nationality of Mexico, and the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nationalism thought of integration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Mexican Revolu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government on one hand affirmed the fundamental roots of native Indians and their culture in Mexican nation-state buil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gr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Indians were achiev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rporatism system formulated around land. Although this integration policy intensified the tendency of marginal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belittled their right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t completely changed their unrecognized status since the colonial era, weake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Mexico, and thus contributed to the country's long-term stability.

Keywords: Mexico; nation-state; integration; Indians.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Social Network of New Immigrants from Fujian to Argentina: An Investigation of Working Groups in the Chinese Supermarket

..... **Li Shanlong** (75)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China to Argentina have been mainly new immigrants from Fujian. The group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like being poorly educat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family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through informal channel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from in-depth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ir living and adaptable condition in Argentina from aspects of means of livelihood, social network and mutual-construction relations. With operating Chinese supermarkets as their major means of livelihood, new immigrants from Fujian have gotte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mid-low end retail industry in Argentina. They mainly rely on the social network established within the immigrant groups to seek development, so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social network outside the groups through business cooperation, adapting to local social needs and group cooperation to meet challenges. As new immigrants from Fujian gain flourishing economic strength, they are playing a stronger role as a bridge and link in connecting China and Argentina to jointly develop maritim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Keywords: new immigrants from Fujian; means of livelihood; social network; Argentina; Chinese supermarket.

The “Zhigongtu 职贡图” of Emperor Yuan of the Liang and the “Western Rongs 西戎”

..... **Huo Wei** (90)

Abstrac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s a complex and diverse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ancient peoples within China. From the new discoveries of copies of the " Zhigongtu (literally, portraits of periodical offering of the dynasty)" of Emperor Yuan of the Liang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uyuhun 吐谷浑 in Qinghai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Tubo 吐蕃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can be observed: under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Souther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not interrupted. Instead, through activ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ancient people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lateau and the Gansu and Qinghai areas, a silk roa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with Yizhou 益州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Jingzhou 荆州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river as the main towns. It embodied the "grand unified" ethnic view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which had sustain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 world order" and " tribute system" centered on zhongguo 中国 (literally, center region)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dynasties.

Keywords: Emperor Yuan of the Liang; Zhigongtu; road though Qinghai; research on western region; tribute system.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Handling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ies

..... **Cui Mingde** (102)

Abstract: The extremely complicated situation during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ies made the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s consider more deeply about the history and